

世

艾陵文鈔卷之二

涇陽雷士俊伯籲著

同里劉濤友山

江都汪懋麟蛟門評

論

漢世祖論

古之創業帝王誠天縱也其時介冑之臣帷幄之士皆豪傑特起然雄材偉畧鞭撻驅役則有之矣未有能巍巍遠過者也創業帝王首稱漢高祖世祖吾謂高祖英武固超絕唐宋矣而世祖為優高

祖平三秦翦滅魏趙代燕齊楚多蕭韓張陳諸人
之力也吾讀史記見高祖每識不至此而發之自
人高祖亦無所齟齬當其時使蕭韓張陳諸人爲
之豈可幾哉世祖則不然鄧禹馮異岑彭耿弇之
徒能定郡陷陣者盡睿慮之獨斷耳鄧馮岑耿之
徒如其言輒勝違其言輒敗然則高祖見用於人
而世祖則能用人嗚呼此世祖之所以比高祖爲
優歟彭寵反攻朱浮於薊世祖遣鄧隆助浮討之
隆軍潞南浮軍雍奴遣吏奏狀世祖曰營相去百
里其執不相及比若還北軍必敗矣寵果遣輕兵

擊隆軍大破之浮不能救彼兩軍相去百里世祖
料其必不能相救而敗隆果敗董憲將賁休以蘭
陵降憲自郟圍之蓋延及龐萌在楚請往救世祖
敕曰可直擣郟則蘭陵自解延等竟趨蘭陵因拔
圍入城憲大出兵合圍延等遽出突走因往攻郟
世祖讓之曰間欲先赴郟者以其不意故耳今旣
奔賊計已立圍豈可解乎延等至郟果不能克憲
遂拔蘭陵殺休夫擣郟以救蘭陵孫子所謂擣大
梁之虛而解趙之圍者也然從其不意而攻之與
旣走而攻之先後之間得失較殊矣世祖之言是

也來歙襲取畧陽吳漢等聞歙據畧陽爭馳赴之世祖料隗囂失所恃亾其要城執必悉精銳來攻曠日久圍而城不拔卒力頓敝乃可乘危而進追漢等還囂果自悉其大衆圍畧陽歙固死堅守囂攻之累月不能下世祖乃自征囂數道上隴囂衆皆降囂奔西城畧陽圍解囂師之氣方張漢等乘勝僥倖而不顧世祖獨追漢等還待其頓敝一舉而敗之世祖之與漢等其謀孰萬全邪吳漢破公孫述兵因入犍爲界諸縣皆城守世祖詔漢直取廣都據其腹心漢乃進拔廣都已而戒漢曰堅據

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漢乘利進逼成都阻江北營使副將劉尙將兵屯江南相去二十餘里世祖聞之大驚讓漢曰比敕公千條萬端旣輕敵深入又與尙別營緩急不復相及速引軍還廣都漢引還廣都畱尙拒述具以狀上世祖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舍尙而擊公也若述先攻尙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每戰必克洛陽去成都數千里地形兵情何其見之明而策之審也世祖頤指群雄無不中節如此高祖但因人之長集而

行之豈世祖之智術愈於高祖抑鄧馮岑耿之徒固不及蕭韓張陳諸人乎然鄧馮岑耿之徒皆人傑也則創業帝王惟世祖巍巍遠過於一時佐命者耳而馬援謂世祖不如高祖高祖無可無不可世祖好吏事勤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帝王患不好吏事不如節度而反爲世祖病乎且以喜飲酒爲人君之盛美此不通之論也

論世祖用兵如指諸掌其優白見

唐高祖論

古之帝者飭已治人有不易之序大抵始於其身由近以及遠故堯舜禹湯文武經傳所紀莫不朝夕磨淬澡心砥性蹈繩矩防邪僻使其口無過言躬無違動食飲寐興皆中乎法如此則身端矣而被之於家誠慤肅雖父子兄弟夫婦驩然有恩相愛粲然有儀相接然後舉而措之邦國削平兇姦創典設制盡九州而生養訓誨之雖鳥獸魚鼈咸賴以安故有聖賢在下位修身正家而不得見諸政理推以及邦國者矣未有撥亂拯危功業爛然

而我先敗度敗禮宮。相嘻嘻訛訛取笑閭巷者也。周秦而後則不然。帝者起於草莽。目不覩詩書。而英毅天授。適與時遇。或混一區夏於數年之間。而肆情恣睢。不能服其妻帑。當其竭力開創時。鞭笞群帥。驅策多士。可謂壯矣。而志滿求遂。以嬖妾嬰兒之故。顛倒繆戾。識慮俱困。雖愚者訾之。此無他。堯舜禹湯文武之學不講。而苟且欲速以就事。施之無其本。得於遠而失於近。無足怪也。唐高祖肇基晉陽。除李密擒竇建德。降王世充。其他強僭之徒。翦滅靡餘。代隋而受命。儻才偉氣。晉宋以來無

其比。亦一賢君也。及宇內既定。建成世民元吉。出入上臺。皆乘馬攜弓劍雜物。其令教與詔敕並行。甚則建成元吉曲奉諸妃嬪。諂諛賂遺以圖媚世。民緣信讒。見疎致郤。生怨構操。刃相向。建成元吉皆不獲其死。而世民亦陷於不義。君蓋不可以無學也。小鄉小邑。猶不可以無學者。主之而况四海乎。高祖天資優而不知學。天資優故其雄睿之略。統百萬精軍。若使臂指。役豪傑奚啻奴婢。而邦國以寧。不知學故不能自克。而身不脩。身不修則廣寵倖私好惡。而家不正。雖五尺之童。進退維谷。而

無如之何矣其後太宗廢太子承乾許立魏王又欲立晉王而不能決至投於床抽佩刀以刺太宗才氣過於高祖而狼狽若是甚矣太宗之似高祖也嗚呼周秦而後帝者崛起率嗜酒嗜色無賴之徒也雖能用兵誅暴而麤厲輕佻皇極未協漢高惑於戚姬欲廢孝惠而立趙王如意類如斯耳古之帝者不然修身以正家正家以正邦國源委兼備有倫有次規模弘濶矣此非周秦而後之君所可及也

帝王不可不學自是喫緊至論

馬援論

秦漢以來天下之立言者衆矣而折中於孔氏之指則明確而無弊君子誠見於心未有不形於辭者也然造道不深則言之必不盡當子夏子張聖門之高弟也其言載於書者程朱猶或議焉况去聖之世遠而足未至其門者乎且時趨勢激感世創艾矯枉過正言但舉於一端而非古今之通理者斷以孔氏遺論則無不合於道而衰世風俗之所尚流而不反亦未嘗不可以救馬援之誠兄子嚴敦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口不

可得語也。嗚呼！此長者之言也。天下褊隘淺薄之夫，繹於其義而懲於其偏，則寬厚能容，當無好訐爲直者矣。宜腐儒誦以爲美談也。雖然，援亦鑒於杜保而垂教者耳。天下將闔然媚於世而爲鄉原者，皆援之言啟之也。若孔子之言，則不然。曰：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又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孔子之言，以自治則德日進，以與人則量日弘。庶幾孔子之所以教人者歟？天下之不賢，何可勝數？有吾雖未行之而動於意者矣，有吾無此事而他事類於此者矣。有今幸未之行而度德量力，後殆莫可知。

者矣。見其人而以求諸己，則愧且懼。愧斯悔，悔斯奮，懼斯戒，戒斯勉，奮而勉，不去不賢而賢，將不休也。故曰：以孔子之言而自治，則德日進也；醫之療人疾也，其體固康寧也，使醫而多疾，將杜門不出矣。安能舍己以爲人哉？天下無無惡之人而喜斥人惡者，於己未之思耳。吾見人而以求諸己，人之不善，無一日不接於前己之不善，非可易盡兢兢業業終其身而止其於人惡，一不暇及也。發人之隱，人所甚忌，而吾之竟投其所忌者，以己之無惡已，旣不免則曲先在我，其於人惡，一不敢及也。人

患不能容人而好刺譏吾於人惡一不暇及一不敢及則平且恕矣故曰以孔子之言而與人則量日弘也嗚呼援之誠兄子嚴敦者腐儒誦以爲美談吾病其流爲鄉原而孔子所謂見不賢而自省攻其惡無攻人惡者蓋自治與與人之方也

借馬援一言折理甚細

楊震論

陳靈公通於夏姬衷其衽服以戲於朝洩冶諫之竟殺洩冶胡傳責洩冶盡言無隱方諸比干未可同語而曰仕於昏亂若異姓者潔身而去嗚呼此孔孟之學時止則止之指也君子讀書講道身藏匡社稷救斯民之具而不遽起必叅之時之否泰而始斷焉如世主可以有爲則徐而以其孜孜求之於吾者驗之於官否則急引而遯以全其身身全道亦全矣自世之衰士大夫趨利如飴假拯溺之名以文其嗜進援匪躬之說以飾其寡耻耽耽

逐逐死而後休此孔孟之罪人也而有貪譽之士
慕善甚篤重於憂國輕於愛已雖知時之不可爲
奮然捐身而不計此其自視至高而舍生藐若螻
蟻類於聶政荆軻矣非孔孟本指也漢之楊震孤
貧好學爲東萊太守故所舉茂才王密夜懷金十
觔以遺之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我知子
知何謂無知世爭誦爲美談由今觀之震近所謂
誠意慎獨也雖宋之大儒不加此矣然安帝之朝
外戚耿寶乳母王聖宦者江京李閏等用事震上
疏極諫而帝不聽此其勢可知矣震不能見幾而

去乃爲太尉至耿寶薦李閏兄而閏顯亦薦所親
厚震皆不從而輒直言糾斥群姦卒爲耿寶所誣
飲酖而卒方寶與顯之各薦其黨也雖孔孟處之
當亦不從矣震之失失於不蚤去耳此豈沉沒祿
爵者乎蓋憂國之過而不自愛者也東漢之人喜
於節義之稱咸以誅戮爲奇烈正命而死爲平常
誠如人之病狂不知堂宇寢室之爲樂而號呼奔
走以自顛仆者陽嘉漢安之際李固杜喬揚清抑
濁無所畏憚以議廢立爲梁冀深忌固喬不悟冀
卒誣害之二人相繼死於獄李固杜喬何其似震

也其後鉤黨諸君子共相標榜赴死惟恐遲皆慕震之風而甚焉者死雖非君子之所懼亦非君子之所欲也豈惟患不獲死乎此所謂病狂也周燮魏桓東漢之賢者也燮之言曰脩道者度時而動動而不時焉能亨乎聘之不至桓被徵鄉黨勸之桓歷數後宮之不可損廐馬之不可減權豪之不可除而歎曰使桓生往死歸何有哉不出燮桓可謂知退矣禍皆不及故於東漢深有取燮桓者以其明哲知止不爲東漢之習俗所移其指則孔孟也世之論者不然曰人之在下而不必過激以取

禍是則然矣有位者皆知禍之將及而去惡所用臣愚謂君子之居其位所以售其道也不得售其道則不必居其位若尊寵而授之柄其志大展無願不遂國有不幸以身殉焉則所謂殺身成仁者而此非其倫也今謂臣不可慮禍之將及而去者彼繫志於祿爵而不能去以爲苟且自徇禍亦不及耳一日有變而以國與人不惜矣此所謂孔孟之罪人者而非震之徒也

東漢黨錮諸賢好名之偏此論足以正之

蔡邕論上

蔡邕漢之賢人也。以吾觀之。一亂賊之徒也。吾嘗讀後漢書。至邕傳。觀其母病三年。非寒暑節變。未嘗解襟帶。母卒。廬於冢側。動靜以禮。閑居翫古。不交當世。其逸才盛爲天下之所稱。而立朝言事。敢觸忌諱。又熟於國家之治體。可不謂賢人乎。而吾謂之爲亂賊之徒者。董卓亂賊也。黨於董卓者。亦一亂賊也。卓生天下。皆恨之。而邕被其寵榮。卓誅天下共快。而邕傷歎有動於色。如曰。邕非亂賊也。吾不信矣。今夫盜殺人。取金閭里之良民操戈以

從冀分其財盜獲刑於司敗因而涕泣焉猶可謂之良民乎如邕者良民而從於盜者也嗚呼邕學行殊絕而出處大義愧於其六世祖勲遠也勲於平帝時爲郿令王莽初授以厭戎連率勲對印綬歎曰吾策名漢室可事二姓哉逃入深山當是時卓茂孔休劉宣龔勝鮑宣五人者皆豪傑也勲與之齊聲不仕王莽一時重之邕之孝似曾閔文類楊班識齊賈陸而出處大義愧於其祖勲惜哉君子逢季世不爲利所動而已齷齪無知流俗自安畧記誦詞章以取浮譽而污穢庸劣之夫居高位

而嘔喻煥休以來之遂說於錙銖之利而爲之奔走雖怒詈加之而猶顧瞻不去者是又非邕比也然邕之就卓之辟實非動於利也邕初稱疾不就卓大怒懼以力能族人邕不得已而從耳嗟夫學行如邕不可不謂漢之賢人而畏於族誅之禍不得已而從卓遂爲亂賊之徒盛德之公卿不常遇而不肖者之志滿氣得者往往然也君子之逢季世亦慎其所從無見可畏而懼身入不善爲有道者之所非笑哉

伯喈心折

蔡邕論下

蔡邕漢之賢人而懼於董卓族人之言屈而從卓身死且辱後世之論賢人者捫舌不言邕矣吾謂邕之於卓失之就辟而猶幸得之事卓士處亂世而有盛名君子欲資之爲助小人亦欲援之爲重君子資之爲助吾所樂往也如志不願往君子猶恭禮好辭謝之不強奪人之志以成其高小人則不然不援之爲重則已如援之爲重威惕勢劫所不免也方卓之爲司空而辟邕也邕稱疾不就卓大怒詈曰我力能族人當是時邕其難哉卓殘忍

之性海內所知也遣軍到陽城會二月社悉斷民之在社者頭暴很若是何難於蔡氏之族乎守一人之節而多累無辜仁人之所不忍也邕蓋始佯就其辟而徐思自爲解脫之計乎當不或增卓之怒也桓帝時中常侍徐璜左悺等五侯擅恣聞邕善鼓琴白之帝勅陳畱太守督促發遣邕佯行至偃師稱疾以歸卒亦獲全邕不若此初承命見拒旣乃被脅遽應智於處璜悺而愚於處卓此邕之失也君子不幸而爲小人用亦委蛇以展其道幸則國家之福也邕之於卓多所匡益卓輒聽從世

之鄙夫其依於小人也以謀利也君子在高位上而爲君下而爲民私恩所不樹也小人身享富貴保之惟恐不固而每市惠以結黨而爲之輔鄙夫狃於旦夕之利而諂諛百端以長其惡者有矣烏有進其所不欲聞而匡益之者哉是皆邕之罪人也若邕可謂無愧於卓矣此邕之得也然則邕旣就卓之辟矣如之何善其後卓之不可依以有成明矣邕受卓恩盡忠於卓以報而假事以去曹操漢之賊也關羽之禽於操也操禮之甚厚白馬之戰羽斬顏良報操拜書告辭而奔惜乎邕懷安不

舍及邕以卓之性剛遂非終難以濟欲避匿山東而其從弟谷又止之邕獨其中之匡益乎卓者爲近正耳其於卓也始失而終亦未爲得也

既就之復舍之處他人猶難况卓乎善事之論爲近道

祖逖論

善用兵者戰非所貴也破之以術懷之以恩示之以誠戰不必勝不苟戰也故拔幟於尊俎之間折衝於衽席之上者有矣漢之賢將亾踰趙充國充國之征先零罕开常以遠斥候爲務行必圖戰備止必固營壁尤持重尙計日饗軍士士皆欲爲用羌數挑戰充國堅守雖壘書趣令進兵以便宐不往威德並用羌終潰壞而降充國之用兵也無智名無勇功兵法之所崇也白韓遠不及矣今有二

人裸裎相鬪而一人敗敗雖不免於死而不敗亦

有折臂傷肌之患矣善鬪者則能解鬪人之忿怒而求鬪也雍容談笑諭以理勢人將自服已亦無損或以其未嘗鬪也從而訾之然鬪者欲人之屈於我也今拱手而人已屈則其事有過於鬪者不謂之善鬪不可矣彼善用兵者與此無殊世之爲將不然曰將兵而出求一戰也不戰非夫也人亦責將以戰而譏其不戰故有朝而授軍夕與敵鬪動作無常如逐狐兔遂一奔而喪師者矣此世之通患也祖逖爲豫州刺史鎮西將軍也石勒不敢窺兵河南使成臯修逖母墓逖能使勒敬畏之若

此而逖未嘗多與勒戰也逖伐陳川勒遣石虎領兵救川逖一戰而退耳虎徙川還襄國畱桃豹守川故城而豹之遁走者蓋非以戰也豹屯東燕城逖使韓潛進屯封丘以逼之而逖鎮雍丘始數遣軍要擊勒然逖愛人禮士遇諸塢主與交強趙皆有方略彼其翦荆棘而收河南地豈偶然哉逖之所以備勒者充國之所以備羌者也晉之遣戴淵爲都督逖怏怏而死也惜也使晉不遣淵而逖不死晉或能進取而一天下未可知也羊祜鎮襄陽輕裘緩帶身不被甲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

吳人開布信義吳邊人皆悅服祜死杜預代之以
滅吳豪傑之儔前後繼起不必相效不必不相合
兵情將算異世同揆耳蓋取天下有大將有小將
仗鉞臨戎坐不下席而料敵決策此大將也躬倡
衆卒而冒犯矢刃攻城陷陣此小將也小將以戰
顯大將不與小將爭戰深思遠慮爲國家求全安
而已嗚呼天下治少而亂多將不講於其道大將
而任小將之事者數數然矣况小將而亦未能乎
趙充國羊祜祖逖三君子可以爲世爲將者法也
將略

楊素論

煬帝始欲爲太子問於宇文述述曰廢立國家大
事處人父子骨肉之間誠未易謀也然能移主上
意者唯楊素耳煬帝用素以讒害太子勇代爲太
子文帝崩煬帝卽位荒淫驕奢百姓貧困盜賊四
起隋遂以亾雷子曰小人營身而不計天下之治
亂安危也類如是哉李斯廢扶蘇而立胡亥以亾
秦楊素廢勇而立廣以亾隋斯素二人者非獨扶
蘇與勇之罪人秦隋之罪人也抑二人之爲此蓋
深結於胡亥與廣以營其身之富貴也其後斯爲

胡亥所殺而素亦爲廣猜忌素之不殺於廣者幸也。小人之廢立以見德而營其身之富貴者徒足亾人之社稷何益乎。雖然素隋之名將也其權畧有足多者焉。彼險而不可法者則亦不足法也。人皆好生惡死今一將而驅衆以之死其誰肯從而兵法之所以能使衆就死不顧者惟刑賞也。進而戰不必死可以邀厚利退而北無一得生人莫不力戰矣。進戰有死之憂退北可以生人莫不畏戰矣。素馭衆嚴整每對陳輒先遣二三百人赴敵不能陷陳而還者悉斬之而從之行者微功必錄史

稱素戰無不勝不亦宜乎。然素之與達頭戰也令諸軍爲騎陣則險道矣。先是諸將慮突厥騎兵奔突以戎車步騎相參設鹿角爲方陳騎在其內素曰此自固之道於是悉除舊制乃創騎陣達頭被重創遁而素獲勝嗚呼此晉荀吳之毀車以克狄者耳。勝則一戰而威振敗則潰散不可收有以千萬殲於朝夕者矣。王者之師當慎重以求全吾觀握機陣圖見其兵有居守者有調發者有出奇者居守之兵擁護根本者也。調發之兵應敵者也。出奇之兵往來迅疾乘敵之忽而使其不測者也。一

陣之中不戰者十之九戰者十之一而已可勝則戰不可勝則歛兵歸壁此全師之冊也素盡其軍以僥倖於一戰雖勝亦險矣後世天下久平將不講於兵言及古陣圖則掩口笑而精兵千萬聚散無常同兒童之鬪爭時或舉軍陷沒無匹馬數卒反者而素隋名將又以此取勝後世借爲口實吾故曰素權畧足多險而不可法者亦不足法也嗚呼古之名將犯難以勝敵而不可法者多有之矣豈獨素也哉

論素瑕瑜不掩

范仲淹論上

范仲淹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仲淹伊尹太公之流也伊尹之歌咏堯舜之道於有莘之野也耻一物之不被澤終伐桀救民與湯定天下者皆有莘之畧也太公之釣於渭之陽本謀非小也卒佐武王伐商定天下無一出於居渭之陽者仲淹旣用忠直敢諫待將卒以威德懷遠方以恩信而創制立法革弊除姦吾不知伊尹太公處此何以遠過當其往

南都入學舍掃一室而晝夜講誦也其磨淬於此
久矣及其遭時遇主整理庶務舉其所素習而措
置之耳故曰仲淹伊尹太公之流也嗚呼士賢不
肖成於其志矣志之所在猶饑欲食渴欲飲更寒
暑歷險阻而無能忘者歟占之聖人雖伏處畎畝
而皆有致天下於太平之意故其孜孜考問者窮
則以爲學達則以爲業視世之榮辱利害無關其
胸彼求彼志而已後世攻於聲病詞章之末以取
科第父兄非此無教子弟非此無肄或有慕仁義
之說者見小得失而遷焉終身役役爭於賈豎亦

足悲矣慶曆中仲淹條列時所宜急者十數事知
不果行而請去也宜也其所條列十數事者少之
時憤懣不滿於世揣摩其間至叅知政事而行之
既不果行豈肯以爵祿而狐疑觀望也哉仲淹之
志弘故其器偉也三代以下近於伊尹太公者諸
葛亮而已漢之諸葛亮宋之范仲淹其人足相方
也亮三顧乃出言聽計從而功不就天也仲淹以
僥倖之人不便而罷矣夫伊尹太公不常有有亦
不能用耳嗟夫後世帝者非不銳於圖治也思得
其人而屢更易大臣退一鄙夫進一鄙夫天下之

亂何時而已也

一結寓慨

范仲淹論下

范仲淹語其子弟曰吾吳中同姓甚衆於吾固有親疎然吾祖宗視之則均子孫豈能不恤其饑寒仲淹輕財好施尤篤於范氏既顯買姑蘇近郭良田數千畝爲義莊以養范氏之貧者嗚呼仲淹可謂知本矣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君子之仕也以涖官行政而治民也天下未有薄於同姓而能厚於他人者九族之序先百姓曰親親而仁民仲淹之政所至人多立祠畫像而其惠愛同姓如此彼素賤微其仕也歲俸之外

無所苟必顯而始能有以及之耳世之人之爲民上也其刻礪寡恩無怪也身居卿相之位帳御飲食如王者而諸父昆弟困苦無告者有矣况五世之下袒免之餘親屬旣竭者乎天下功名之士善政盈口而其同姓歎於室者猶仲淹之罪人也而剝民附已無毫毛至於其同姓甚或從而勢陵威脇者王者有作當不容於誅矣世衰風偷縉紳大夫之徒乃有背聖教亂國法徇人之情而市恩沽譽於天下者旣受賄鬻獄以肥其身豐其家而又以賙乎門生故吏交遊鄉黨彼其人曰某與我有

舊也富貴無相忘耳世之鄙儒小生徇於私恩而不察公義也群起頌之曰某真人豪也富貴無相忘嗚呼是所謂受非道之萬鍾而爲所識窮乏得我者也受非道之萬鍾而爲所識窮乏得我與受非道之萬鍾而爲宮室妻妾等粗觀其事豈非卽仲淹之輕財好施而推廣之者乎而賢不肖相去甚遠也君子之施何常視其有餘不足耳如位高祿重門生故吏交遊鄉黨與焉德之盛也苟位卑祿少惡衣疏食自奉常苦匱不可謂非雖同姓安能以相責望哉且汎濫於門生故吏交遊鄉黨者

皆有爲而爲有爲而爲無爲則不爲矣未有不儉於其同姓者也

借文正爲世俗下一砭

艾陵文鈔卷二

艾陵文鈔卷之三

涇陽雷士俊伯籲著

同里劉濤友山

評

江都汪懋麟蛟門

論議辭

動靜如船之在水論

聖賢之心至嚴且一。故生滅依乎理以適乎時。時者理之所趨也。時屢遷無定。今夫心而時乎此。或時乎彼矣。然時爲理之所趨無定者。亦未嘗無定也。人見其寂也而名之曰靜矣。見其感也而名之

曰動矣衆人之心不能嚴且一不嚴則懈懈則縱不一則雜雜則擾獨處而思慮迭起無所謂靜也無靜則其動者憧憧而已矣豈得謂其有動乎朱子論動靜曰動靜如船之在水蓋船之高下因乎潮之進退有事則動無事則靜之說也愚申論其指謂非聖賢不足以語此而歸於心之嚴且一夫大將統十萬之兵震曜殺戮莫肯稍假者嚴也大將命之十萬之兵從之號令指揮莫有遲速出入者一也心亦若是而已矣心有道心聖賢奉道心以爲主廩廩師保君王謹肅整齊不使參差之念群構並爭故尸居淵默其心沈寥以清物至順而應之汨汨如也衆人不能主乎道心而惟心之所欲聽之心環轉不窮者也唯心之所欲聽之則須臾而其心有千百之繁者矣惡能望其靜也如是而臨物其心滯於豪芒亂於紛紜又惡能善其動也嗚呼聖賢之心如船之在水高下因乎潮可動可靜衆人之心如船之在地膠固徽執靜不安動不獲動靜兩失而已矣聖賢知人之心難於靜也教人嚴一其心以求靜者曰敬以直內而靜則能動動不失敬動亦未離乎靜也易曰時止則止時

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盡矣時者無定
今時之理不同於昔時故謂之時然非心嚴且一
則無靜無靜亦無動而聖賢之心至嚴且一有靜
有動動靜不失時如船之在水也學者循而求之
可知所用力矣

密

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論上

天下不可以泛焉而圖之也泛焉而圖之耳目愈
勞心志愈勤天下愈不治何則一人之智力足以
辦一事而已天下之事日至於千萬之多一一而
爲之祇見其形瘁慮殫而老且死不足以畢一事
也故善爲天下者務其本本舉末舉猶綱振而目
張一以貫之矣明道之言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
賢才爲本斯亂今之所謂迂濶而實不易之確論
也昔者聖王建設司徒訓人以六德六行六藝而
使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際登降周折拜

跪坐立循循合於規矩當其時人遵其教而無淫僻邪侈之思家門之內肅雖有讓比閭族黨歡欣慈愛疾病相問急難相保好義樂輸親上死長盜竊亂賊不作外戶不閉噫風俗何其淳歟陵夷至於魏晉嵇康阮籍之徒出曰孔孟之指六經之所陳皆妄也而相與高談老莊彈琴嗜酒散髮箕踞廢棄禮法以爲放達其流爲天下之禍不淺三代雖衰彝倫未斁一人踰閑群指其非自嵇阮儼儼怪奇而以雄文巧辯持之有故士之惡拘喜縱者肆欲敗度以託於此始曰彼豪傑也視禮法之士

爲庸鄙鄉里效之侮世傲物觸犯禁網故唐宋之盛百姓富庶天下雖云小治而終不能等於堯舜禹湯之隆一有水旱兵戈則裂背攘臂背叛篡弑而不以爲耻無他風俗之壞也四海之廣其間軍刑徭賦之屬非人不可而其人又必得賢才蓋賢才者其志依於理而不離其節廉於利而不苟任之弘艱而能勝試之繁劇而能應有天下者求其人而巨細授之皆當則官職飭而功業起矣且賢不賢才不才迭爲進退有賢才而失則其居尊位者何人乎必其不賢而不才者也豐田宅美妻妾

作威作福一以自便其私而終身無所樹立官職豈有不廢功業豈有不隳者邪唐之開元姚崇宋璟韓休張九齡相繼登用天下晏安後李林甫楊國忠擅權怙勢馴致祿山反社稷幾危宋之慶曆范仲淹富弼韓琦歐陽修同時拔擢天下晏安後呂惠卿蔡京害政殃民馴致靖康國破君后北轅賢才輕重於此可見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彰彰矣愚因明道之言故備論之以爲鑒也

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論下

有天下者信莫如風俗賢才二者之爲急矣漢唐而降識此者少務此者尤少古之聖人之爲君者孜孜而念風俗未厚歎賢才未揚歎古之聖人之爲相者戚戚而憂今之風俗薄焉如之何而變也今之賢才隱焉如之何而出也一時君相之所究圖臨朝言論歎嗟與其損益張弛無非是者周康誥酒誥一曰不孝不友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一曰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洎於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而堯舜二典堯曰疇咨若時登庸疇咨若予

采舜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有能典朕三禮疇若予工疇若予草木鳥獸聖人之治天下如此聖人豈不達於天下之政體而獨爲是疎拙者蓋所謂風俗賢才皆其政也後世君相之所畫謀而夜思者無非理財訓兵決獄之事反復詢議左右督責罔不曰重要而風俗賢才類以爲緩雖畱意於此亦以備數而已或進說曰治天下之本在正風俗得賢才也則以爲腐儒迂濶之談斥而去之耳嗚呼天下終不可幾於至治乎夫疲精窈窈冥冥以求怪誕之神僊其勢難其力勞秦始漢武猶甘心

焉而風俗苟且廢壞祇坐而振起賢才退處因以搜羅拔擢其勢不難其力不勞三代之後鮮肯爲之此甚惑也後世之君相以爲迂濶而不爲者亦以其爲之無效也治天下如治病今夫醫藥載之書而著施之世而驗此良方也治天下之具紀於簡冊而昭明試於國家而昌熾此善道也正風俗得賢才二者經傳所言非一而已也而從生民以來大用之則大治小用之則小治倍之則亾又何疑乎彼其志不欲爲耳甚矣樂於自狃也後世天下多故矣財豈可不理兵豈可不訓獄豈可不決

然其末也風俗正賢才得則財可無費而亦不窮
兵可無動而亦不弱獄可無繁而亦不寃此謂知
本本舉末舉無煩更端者而規模宏遠矣輓近君
相接踵襲卑陋非聰明睿智之聖烏能超絕漢唐
之上而爲治哉

漢高帝斬丁公論

丁公爲項羽將逐高帝彭城西高帝急顧丁公曰
兩賢豈相厄哉丁公引兵還高帝解去高帝滅羽
有天下丁公來謁斬之曰丁公爲臣不忠後世爲
人臣者無效丁公司馬公曰高帝招亾納叛已多
而丁公獨以不忠戮當群雄角逐民無定主來者
受之固其宜也及貴爲天子四海爲臣斷以大義
使天下曉然知爲臣不忠者無所自容予以爲不
然丁公賣主縱敵楚以是失而漢以是得丁公不
忠之罪誠大矣而高帝之斬丁公非人君之度也

司馬公謂群雄角逐無定主來者宜受既爲天子而臣四海非示之大義無以勸忠夫丁公雖於高帝之滅羽有天下而來謁而其賣主縱敵不在於宇內旣寧之日而在於宇內方爭之日也如在於宇內旣寧之日主臣之分立天下之惡一也斬之可矣在於宇內方爭之日主臣之分未立百姓塗炭道以撥亂爲正是時主擇臣臣亦擇主釋之未爲不可也然則高帝宜如何封之而下詔曰嚮者漢楚之際東西南北割據哲人先見識天子於賤微事求有濟吳以行權丁公活子理不可忘封之爵土以報厥德今誕膺天命遠邇一統爲臣不忠者死如此則丁公之德與高帝之報德甚著而丁公之罪不可掩高帝教爲臣者以忠之義亦明高帝計不出此乃從而斬之方高帝之逐急於彭城西也丁公不還高帝必死急賴以全滅羽有天下引以爲罪而斬之豈所謂人君之度乎高帝諸臣之有功者多出於亾叛陳平背楚而歸漢矣韓信背楚而歸漢矣黥布又背楚而歸漢矣丁公緩高帝於窘迫之中但不爲其主致用耳如陳平韓信黥布者不惟不爲其主致用且與其主之讐以攻

其主也卒之楚滅於漢然則殺項羽者三人耳以
斬丁公之義例之罪不止於誅矣而平封戶牖侯
更封曲逆侯信封齊王更封楚王黥布蚤已封淮
南王陳平韓信黥布丁公四人同情一狀或侯或
王或不免於斬高帝英主也刑賞之間顛倒反覆
如此當時帷幄之臣無有及之者亦可惜也人君
言動非獨便於己營其私而已將以爲法而後世
可復者也項羽旣滅天下我有高帝無懼於人之
不二心於其主而歸我但懼人之二心於我而去
也故斬丁公以垂戒是高帝可爲之一身而後世
不可復者也天下初亂豪傑之士乘時樹勲或援
高帝之斬丁公以爲鑒不量智力不知廢興盡死
於所從以逆天吏天下紛紛無時而息是高帝啟
之也嗚呼司馬公世之所宗尙也而論高帝之斬
丁公者如此朱子作綱目又取而附焉予獨以爲
斬丁公高帝之過舉而司馬公之論誤也
封而下詔爲論甚公摹漢詔尤妙

增建兩淮運學議

淮揚濱海山西陝西徽州之鹽商皆寓其處先時
天子聽大臣言推柔遠之義凡山西陝西鹽商之
子學儒者得於其處考附淮揚兩府之學而徽州
卽爲南直隸之所統以是不與崇禎五年巡按御
史史公代攝鹽政具疏請建運學天子可其奏降
旨蓋運學建則凡商之業鹽者其子皆得入運學
非我國家柔遠之初意矣山西陝西人以為不便
誼譁於有司時史公已去而揚州知府張公晉人
也力主其議斯事遂寢然山西陝西遠矣而由徽

至淮揚亦千餘里其未入學也自縣而達於府以升提學焉未必一舉而盡當其選也其既入學則三年之中有歲考有科考其子隨厥父以遊於茲土每試輒歸道塗往反非人情之所堪且天下固多學矣余陝西人也卽以陝西論寧夏則有商學矣平涼則有苑學矣其嘗厠兩學者卽陝西人也山西陝西鹽商之子之許入淮揚府學也竈戶之子亦與而竈戶皆淮揚所屬之州縣人也以州縣之氓得考乎州縣而歷於府矣以署載竈版又得考乎州縣而歷於運司矣何獨於徽州而疑之然

則徽商之子不與西商之子同考淮揚者當特創議之臣之疎而謂徽州淮安揚州俱屬南直隸旣考於彼不得考於此者未之思也十六年徽商援曩旨請西人復大誼譁爭訟不已然其說有二爲進取之策者懼他人之侵其利也則稱舊制以屈之曰祖宗之法不可更變爲省費之算者則曰商今重困朝廷鹽課大虧尙可以作無益害有益乎徽商之子義應得考舊制不必拘者余旣言之矣今所難者財用耳自軍務之興也每有一例商輒添課昔一引輸銀八錢今一引而倍於昔矣且商

之行鹽遲在納課四五年之後而朝廷之課每年必征以家訾萬兩之家計之萬兩之家姑只占窩一千引每歲輸銀一千六百兩累之四五年是有七八千兩在於朝廷也家所餘者二三千兩而買引資之買鹽資之一切雇役僦船資之養父母畜妻孥又資之捉衿露肘倉卒無措是其富者然耳而貧者枷棒在身每至催征血流階陛又獻忠之亂商船劫掠俱盡富者亦貧故嚮之好衣甘食者今猶患惡衣麤食之不能供也商之窮可知矣而建運學則必求建學之地初史公之疏議以疏理遺址改爲運學也或者以爲不可欲舍而別求矣民之城居者屋室相連無尺寸之土而閒曠焉其地可建學則毀垣壞廬而償其值乃設殿廡立齋堂造祠閣伐木鑿石米薪騰貴鳩聚工匠目前之費少亦數萬而又有長久無已之費者旣建學則必擴生徒陳官僚充胥吏輿臺運學雖微亦必準於小縣官僚二員俸祿如之又有生徒之廩餼胥吏輿臺之常給而祭祀犧牲粢盛春秋不廢一歲而一千數十歲而數萬也今天下紛擾兵卒開口望哺豈可乞豪釐於朝廷乎勢不能不倚賴乎商

也而商重困矣商既重困而費之浩繁者又從而厲之此余之所以竊歎也且其學未可遽成也使卽圖之自今日群議僉協纔以其事申請天子又降於禮部禮部覆奏始奉命速者猶待一二年然後求隙地辨方動衆財用不贍作而復止事畢乃告於京師以請置教諭訓導則學成而歷年已多人之幼者壯壯者老矣徽商之子不能不寄學於外而建學之費商又不能支持則亦加商子入學之額凡業鹽者其子同得考淮揚另編冊籍竈亦附焉而運司在揚州府治則使揚州府學兼領其職而已昔者商竈之附淮揚兩學也入學之後不殊其爲商竈今雖兼領於揚州府學猶存商竈之號爲之定制科舉幾名廩餼幾石幾年而貢雖並聚一學而實與兩學無異也揚州府學之殿廡齋堂祠閣悉備無木石工匠等須則目前之費可省也而官僚胥吏輿臺俸給咸仍舊貫但增生徒廩餼若干石祭祀犧牲粢盛如故則長久無已之費可省其十之八九也夫爲商建運學費之長久無已者不論而目前之費數萬以殘敝之商而驟有數萬之費雖鞭撻不能足也若不建學但稍增廣

而領其職於揚州府學生徒廩餼之外無所加其費數百以數百之費俵散於商大商不過數兩則易辦也今財用匱竭豈可舍商之所易辦而就鞭撻之所不能足且旨到之日割撥商竈列之冊籍後有入者循次以附可朝爲而夕就也或謂揚州府學州縣之入者且有其人矣而又繼以商竈無乃端緒紊雜而又病於苟簡乎余以爲不然有聲之詩曰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武王建學於鎬京而四方之人皆來學而心服也雖辟廱國學不比鄉學者然學以明倫不異於鄉國也東西南北條分類稽不可謂紊雜四方之人遐邇共集風之盛也化之美也不可謂苟簡且國子監有薦紳之廕子又有下第之舉人府州縣之恩歲貢及納粟上馬之士民其目不一近者武童皆入府州縣學揚州府學之有商竈也亦視此而已今議建學而爭訟聒聒巡鹽御史令各言所見故詳論之以俟採擇焉

今商竈子弟附郡學已如先生議但徽商之子弟尙格而未行

卑幼初喪不當受賀議

崇禎十三年五月丁未余弟淑度沒六月己未余生日也余於是年三十矣廣陵之俗雖三十遐邇必庀觴豆承筐篚以爲壽如八九十者是日人咸壽余不以有弟喪而止余力卻之七月庚子余繼祖母春秋六十家君以其事問余余請罷祝而於來年行焉通國之士咸怪而駭余曰是不讀書故不曉也乃援引古今以爲議先王之制喪禮自三年而外有期有大功有小功有緦麻非以餼觀也蓋哀動於內而服其服因以惡其飲食變其居處

哀之有餘者非此無以安哀之不足者觀其服而勉以致焉所謂以故興物也而哀有不同服亦有差哀之重者其服重服何準乎準於哀也三年之外期爲尤重其服在尊者不論卑者若父之於子兄之於弟夫之於妻皆彝倫至戚而不能恣者乃死亾之際金石管絃不輟一家之中而胡越隔視一人之身而吉凶殊類恣睢錯亂猶可謂之禮乎今三年之喪世之失多矣或猶知其謬而不以爲然也而期之喪未數月而壽辰或從而婚嫁鄉黨宗族往賀之遭喪者受賀恬不爲怪是事也尊者

於卑者尤甚雖粗有見識之輩莫覺其謬者其意但曰家統於尊尊者之慶不當以卑者止也吾謂其不可者七期之喪次於三年一等其冠經之式衣裳之儀皆酌於三年之喪而稍輕焉旣葬而始飲酒食肉矣而終其喪不與宴會今於其不宐飲酒食肉之時而遽宴會其不可一也飲酒食肉與宴會禮有其限而無分於尊卑也而期之喪莫重於父之服子何也父與子分之相去雖遠而其義則一父之於子如子之於父也子於父悲痛者累年父於子方死而嬉笑猶常無是理也故古禮父

之服子有三年有不杖期國朝之禮長子衆子皆以不杖期依古之道推而祖之於孫亦有然者今以父而屈其子之喪又或以祖而屈其子服子之喪皆是臆說其不可二也賀必備音聲招賓客以爲歡禮隣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父子之親非隣里可比音聲之設踰於相歌其不可三也鋪几筵以招賓客而作音聲以悅之將服衰麻與而娛耳目快心志是廢其實將棄衰麻而不服與是又廢名也服與不服俱爲舛乖其不可四也晉知悼子卒殯未葬而平公鼓鐘樂杜蕢揚觶爭之祖

父雖尊子孫雖卑不過君之於臣數月之喪殆猶殯焉喪殯而樂是謂樂哀其不可五也禮爲殤服降有長殤中殤下殤無服之殤非殤則服不降服不降則其執喪之禮可知也今冠而有室年踰二十不謂殤矣而齊於短折之嬰兒但服其服而已是誣乎死者其不可六也會典期年喪服不許守制凡律之所禁者其必有爲此者也先賢期喪令之所著尙乞守制以伸其哀今禁守制矣禁之所不及而猶違禮以便其私是何今不如古其不可七也審於此七者則賀與受賀之非禮昭昭矣而

文獻文金卷三
十七
婚嫁者其失又不在賀與受賀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有情以相愛有文以相接若殘忍刻薄而率意徑行幾何不爲禽獸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言人之所以生者以其有禮無禮者當速死也

三年喪服制辨

三年之喪古今之通喪也歲久事弛其失有三喪二十五月而議禮者定以爲二十七月此一失也二十七月已非禮矣而京省諸衙門丁憂起復例以二十八月此二失也世不察先王制禮之意拘於三年之名遂以三年爲限起復之後猶謂未終喪此三失也卑庸淺鄙人狃所見訛以傳訛雷同公襲縉紳先生不悟其差章句腐儒不識其謬莫甚之陋遺笑百世非細節也喪服小記曰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

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喪服盡於一時。進而二時。又進而三時。又進而二年。三時一年。而期則二年也。至親以期斷天地已易寒暑已變。三年加隆焉。而倍之則再期矣。故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喪服之所從始如此。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然大祥之外禫。有中月而禫之文。小祥大祥皆用忌日。取於月之周。不主十二月。有不計閏之文。再期之喪。爲三年之喪。有斬衰三年齊衰三年之文。世人於斯三者。粗拾其文。不解其指。而竊窺近似。緣以有三失。中月而禫。鄭注曰中猶間

也。喪至此二十七月。驗之禮不合。再期之喪。三年二十七月。踰再期者。兩月而二十五月之後。尙有兩月之禫。不當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也。司馬溫公謂中月而禫者。蓋禫祭於祥月之中也。斯爲得之。而自鄭註有間月之語。歷代循以爲制。二十七月之失。由於中月之誤也。凡期云者。周一年之月也。儻主十二月。而不取於月之周。則遇有閏月者。必闕一月。如始以正月內置閏月至十一月。而止。不可謂周。故小祥大祥必用忌日。如小祥遇閏。則小祥爲十三月。合大祥之十二月。爲二十五

月而大祥遇閏亦然所以有再期之名再期以春
夏秋冬月之兩周除閏不計凡二十五月也京省
諸衙門起復曰喪二十七月也除閏不計再期二
十四月不計閏而有二十五月間月而禫爲二十
七月二十七月之內已除閏不計矣又不計閏而
爲二十八月二十八月之失由於不計閏之誤也
喪服之制五等三年二年三時二時一時以次而
降小功以上其禮隆則其數虛總麻禮殺則其數
盈知期之喪爲二年卽知再期之喪爲三年矣世
不達於禮但以號稱三年之喪遂謂士大夫之起

復爲未終喪而庶人終喪必三年會典品官喪禮
與庶人喪禮皆二十七月無貴賤之殊三年之失
由於斬衰三年齊衰三年之誤也夫二十七月編
在律勅匪所敢議矣然始於鄭玄成於陳澔不爲
無據至誤而爲二十八月爲三年此流俗相承之
弊所謂無稽之說守禮君子宜校訂而歸於是者
也或以爲禮貴從厚况於親喪此之失失諸厚者
也豈可改而之薄此竟不然無過不及之謂禮直
情而徑行者豈可乎苟隨俗因仍持之無其故求
之無其理而君子執喪亦不必讀喪禮矣且喪以

哀爲本。哀有發於容體者。有發於聲音言語者。有發於飲食居處者。衣服其一端也。世人執喪宴樂盤遊無一不爲。而獨衰麻被身。越月淹時。以表厚安。在其爲厚乎。古今之喪。天下之通喪。以古今之通喪。而其失若此。又莫曉爲誤。故備論之也。

明晰

艾陵文鈔卷之三

艾陵文鈔卷之四

辯說序

涇陽雷士俊伯顓著
江都汪懋麟蛟門評

好名辨

黃石齋先生以劾宰輔抵罪。鄉邑爭述之。余與客坐客。有詆先生好名者。嗚呼。好名之說。乃小人憎君子。之不與同污。而巧以爲訾者。抑害莫烈於斯也。士從其言。必辱身。卿大夫從其言。必亡主之社稷。爰作好名辨。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姦邪以好名爲傾陷。正人之目。咸託於此。戰國時

管晏申韓之徒方盛聖學王道不明假仁假義異言異行世鮮能察其失孟子以為必有不欲讓而讓不必讓而讓以干譽者蓋不欲讓而讓與欲讓而讓其相去豈不遠哉誠偽之殊王霸之分也以故忠信自盡不欺念之切切而見之於事事之切切而著之於衆乃無愧矣新莽嘗私買侍婢昆弟或頗聞知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為買之即日以婢奉子元其匿情欺世孟子殆防其漸也君子務理之所當然而已理所不必然而踴踴以成高是炫奇之尤孟子不取也理所當然雖世皆不

務而吾獨務之亦求協乎理已耳孰云過者以讓國而論伯夷泰伯聖賢與之丁鴻劉愷乃病其激詭矣一其所當讓一其所不必讓也名非君子之可惡孔子曰揚名於後世又曰病沒世而名不稱名豈可惡乎獨好之不可好之則有所謂假與異者矣或其不假不異周規折矩特立不懼天下心服而口頌宜如何以褒顯之豈反足詬厲乎今一人忠而曰好名一人孝而曰好名推其意則苟且羣安不為忠孝而始快可以不為忠不為孝亦可以為不忠為不孝三綱九法如之何其不壞也好

名孟子所賤不可執一而斷匿情如莽此爲好名君子之所戒者也若慕於懿德而刻勵致力此非好名雖世指以爲好名亦無傷者也激詭如鴻愷此爲好名君子之所戒者也若經傳通尚前哲共由奮焉能勉於俗所公棄之餘此非好名雖世指以爲好名亦無傷者也世之清議格物者區別而類析之則爲善遂果而小人毋得借爲辭矣名爲君子所重但病在一好字特爲辨別挽回末俗人心使庸陋自棄反肆藉口一流無所逃避

庸菴

德說

天下有德者寡非錄錄不才者害之虛浮不實者害之也錄錄不才者莫識仁義禮智之美也使告以仁義禮智而曉然於其理則奮猛果於用力矣而虛浮不實者有二其一病在弛緩其一病在詐僞弛緩者鮮功詐僞者德之賊也論語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易傳曰忠信所以進德而記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德之有忠信如饑欲食渴欲飲必食飲而後快如色之白味之甘白受采甘受和故德未有不基於忠信者也今一善也務求其有得

於已無得於已而徒言之無益也務求有得不得不休斯忠信也善有於已無與於人已有其善人雖不知可也人稱吾善已竟無之不可也善不求知歸於自得斯忠信也苟或忠信則存心積慮無非爲已而不爲人又能盡已而非姑一試之時勤時倦也爲已則毋欺已盡已則必成已夫如是則輝光變化臻於聖賢而後止也故忠信所以進德主忠信而徙義則德崇雖以學禮言而禮非忠信之人不可學也人之虛浮不實者則異乎其弛緩者則亦志於善者也古之人堯舜禹湯文武周

公仲尼生民以來之所尊也嚶嚶然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我可習而至也今日行之明日棄之矣圖其一則不希其二矣此其人蓋近正也稍有所獲而安耳子夏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入聞道而樂二者交戰未決此弛緩之病其患小也其詐僞者則小人之尤者也小人之惡則亦惡而已矣而其尤者則惡而飾之以善狡獪險側渾敦窮奇而躬蹈周程口談詩書鄉國共賤之彼方矜機巧王莽私買侍婢昆弟或頗聞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卽以婢奉子元此詐僞之病其患大也嗚

呼人不忠信而欲有德難矣余少好辭章長而未
有述作德說以警吾友李艾山純質儒也而注意
聖賢可與入德者且以贈焉

有功道德文字

敬說

六經遭秦火遂滅漢興藏者久而漸出土相與誦
詁講習通其句字曉其筋躬敷治之畧與制度名
數而已精微妙蘊以試於心庶幾形而上者皆未
及也濂溪周子乃得絕學於遺經程子充其類加
詳而於汜濫浩渺之際得所措手之術曰敬後學
進德始知要領抑敬不起於程子易傳曰君子敬
以直內然則敬者聖人發之而漢魏以來儒者但
未之察也程子從千百世之下以聖人之語驗之
已之心又以已心之所獲參之聖人之語覺進德

嚴以直內
敬字猶與
義字對不
如修己以
敬敬字更
切實包內

外貫始終之言也。邇而上之堯舜以來必曰欽此主敬之祖而孔子述之者也。魏冰叙

無踰敬者故終日矻矻而輒以告諸其徒蓋敬者一也一者不二之謂也心變而神忽彼忽此譬如電光之照奔馳飄揚不可拘持人之恃以為身之主者心恃以應物者心靜可制動而心動矣尊可役卑而心卑矣將何以安居獨裁無處而不當且心至靈通而憧憧擾亂何以云心治之莫如一一則可以有為可以合道天下莫大之患心務其事而又紛馳眾事心專於一不一則不專心不專則力不致力不致故事不成今深山茂林材木聚焉而兩人樵採甲舍斧斤無他圖也乙志在讀書尋

又志在圍棋尋又志在燕遊持斧斤四顧輒作輒止其所收不能比專於斧斤者勢則然也使去其讀書圍棋燕遊之私而專於樵採乙豈不能以如甲故曰可以有為也天下惟虛者萬端投之而入實則不入今有兩人宜刑或飲酒而醉或輾轉躊躇思其妻孥念其宮室財賄計其割裂傷殘愴焉悲惴焉懼醉者異乎是油油洩洩寤而歌寐而寢已矣豈其識量之遠人醉則忘其死其所以能忘者何也酒實乎其中也實於酒者猶然而况實於理者乎心二則虛一則實一者所以實之也故曰

可以合道也程子之釋敬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嗚呼盡矣而又曰嚴威整肅則心一一則無非僻之干天下之並立而殊塗者其亦同歸而相資者也易傳曰君子敬以直內矣而亦曰義以方外敬則內直義則外方斯其並立而殊塗者也外方則敬益篤內直則義自協庸菴云自字大病宜察之斯其同歸而相資者也天下無心存而袒裼箕踞者亦無袒裼箕踞而心尚存者學者兢兢業業心一而靡二而視聽言動皆循規矩其於敬過半矣聖人之道濶而難窮欲於汜濫浩渺之際而有所措手無踰於敬因推

程子之意而爲之說

學者入門下手之功在此

聖學工夫以格物致知爲首務敬是其中骨子也若易云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確是兩條不得混說篇中殊塗同歸之論泛而不的庸菴

送揚州兵備副使袁公謫歸江西序

薦紳先生處於溷濁琴錯之世而孤潔自好不隨
流俗困厄顛躓或濱於危而持正不回涖官臨政
部民日可覩太平矣而爲讒邪所沮不克竟其施
者豈非天下豪傑所聞而志失氣喪尋且望其復
用以爲邦家之光四海九州之福者哉公性直方
初提督山西學校以忤巡按逮捕繫獄會中丞鹿
友吳公爲訟公寃始釋典兵武昌人以爲公之節
義自此稍衰而公益壯勇敢任聲動天下廣陵鄉
老咸嚮慕之請公爲海防兵備以私其鄉奏可頃

之公棹扁舟至整齊其屬而約束之當是時廣陵太守貪嗜酒荒治案牘之積以千百計而賄賂入輒置無辜於死民皆苦之公一日盛服詣廟召守與之誓守醉公厲色誓曰海防兵備某若有緣利肆虐者明神殛之守不得已局蹐而前公叱之悉指其枉憲受賕狀守恐懼不能吐一辭公卽辨死者而脫其桎梏時觀者如堵墻莫不謹呼共快焉士俊嘗誦烝民之詩及不侮矜寡不畏疆禦每掩卷而歎曰不侮矜寡故不畏疆禦也聞者疑之一日踵公堂見公訊鞫雖愚婦稚兒減畧威嚴語意

溫溫盡出於誠務察其實曲爲區畫又在道見號訴於公每止車詢其詳公之於匹夫如此而高科顯爵同進之所黨誓御擅寵常情之所懼一以禮度繩之不肯假也則昔所云不侮矜寡故不畏疆禦者益信嗚呼世有君子有小人苟以革弊除姦爲心多便於君子而不便於小人必有喜有不喜者也世之喜公者奉職之循吏憂國之耆德而不喜公者殘猾之蝨賊壞法而亂紀怙侈之宦寺愛佞而惡剛者也故世之名卿碩儒雖與公有郟者亦於公無間言而心切憾公必去之然後已者類

爲醜徒也廣陵鹽漕重地朝廷遣中貴飭理羣僚
偃僂趨拜於庭公謁之容貌甚莊談笑不苟中貴
恨之無所發其怒乃劾公不敬上知公之直方不
容而以鹽漕適倚仗之姑微抑公不深罪也然公
竟以此去士俊少而讀書樂窮討聖賢性理之蘊
與古今廢興存亡之由有以天下爲任之志悼世
居尊榮者率皆委瑣踉蹌無弘遠器每因而自惑
以爲學業雖崇慮有獨立之患也逮公之來見公
之行事乃欣欣幸遇公爲師旦暮其有傲傲因以
自堅而反顧學業未就兼之布衣之賤無從干於
公乃公至茲土纔數月而公解位矣雖然今寇盜
猖狂郡縣殘破又屢告也上暫屈公尋不次徵擢
虛宰輔以待文猷武功韓范富歐其身親之士俊
亦奮勵磨淬極克其材薄有所建庶幾公之纖介
獲齒於公之門也

袁公以清流被謫小人害正如此篇中欷歔惋
惜

送王阮亭先生序

國家設官列職有一官必有一職以繫之故宅人
 於其官曰吾冀職之舉也人自居於其官曰吾冀
 職之舉也盡其職則能其官不盡其職則命之曠
 官曠官者瘵官瘵之為義病也官曠而於官病矣
 阮亭先生以進士初試揚州府推官誠盡其職者
 乎推官刑官也凡總督巡撫布政按察大獄於是
 訊鞫焉然執法者敢致法不執法者不敢致法而
 刑官之所以不執法者有二情賄賂也請託也賄
 賂請託者呂刑之惟貨惟來也賄賂甚則輕重失

庸菴云何待于甚

而法壞請託甚則曲直亂而法搖刑官亦以賄賂
請託二者內愧於心故於法多所寬假雖元凶巨
惡時有宥舍以樹陰德不執法者不敢致法豈不
然乎刑官而不執法不致法豈得爲盡職乎先生
交遊徧宇班荆飲食而絕其關說圖籍盈室稱貸
講誦而禁其苞苴諸獄一斷以律揚州南北通衢
姦盜窟穴罪之當死者不稍恕先生之所斷大獄
視前官爲數倍嗚呼推官刑官先生執法以致法
誠盡其職者也先生爲揚州推官之五年擢禮部
主客司主事余謂先生之爲刑官執法致法以盡

其職者彰彰如此矣今爲禮部主客司主事則勞
瘁以盡其職者不問而知也余於先生之行言其
大者爲先生贈 功令之罷八股而以論策取士
也今之救弊之一務也然欲以論策取士而不造
士猶不耕而求粟不織而求帛也八股之弊始於
知名之士選八股之工者鏤版而以售於世士廢
書不觀但熟記八股五六百篇則縱橫鄉會場矣
黠者纂緝經史要語分門別類以供剽竊今 功
令初更論策之選滋盛而割裂經史縫青綴白愈
巧愈無用書坊祇此纔鬻然則策論寧勝於八股

乎余謂禮部宜以古論策之典雅可效者定爲程
式頒士所應讀之書目於學繩提學課士以肄習
非禮部著於功令而私刊刻者有誅士不醉飽
嬉戲則讀者經史矣禮部事之大者無過於此或
曰先生於主客職在兩館此非其司也余謂造士
取士禮部尚書之責也主事於尚書爲屬而屬有
四司儀制祠祭精膳與主客爲四科貢雖儀制所
掌而其中大沿革屬固可條議於其長官也先生
到部乞以余言獻

明刑造士判然兩段

送周盛際歸溧陽序

余讀詩及巷伯而竊疑於其言詩之語多溫厚巷
伯之詩曰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
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怨懣恚怒雖閭里詬詈莫
踰於此烏在其爲溫厚邪孔子刪詩存之不去不
惟存之不去而已且曰惡惡如巷伯蓋與之也世
之有惡猶糞穢也遇而惡惡之而無不至安能飾
僞以相欺巷伯之詩良不云甚然而孔子嘗謂學
易可以無過則易乃寡過之書也大壯之初九曰
壯于趾征凶有孚其九三則曰小人用壯君子用

罔貞厲夫之初九曰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其九
三則曰壯于頄有凶夫君子必樂善樂善必疾惡
疾惡之極則猛狼而取禍矣故易著之大壯夫兩
卦以爲世戒也溧陽周盛際儒者也混跡浮屠渡
江教授生徒余時避地興化覲之樊泮盛際中有
所不平於世每憤激以深詆其眦裂其顏赤恨不
戮而肆之市朝者誦其文發姦擿伏世之傾險猶
猾委瑣之狀無一逃於其訾議也盛際其所謂惡
惡如巷伯者歟盛際別余而歸溧陽余愧無以贈
幼而學易但以易之指爲盛際規也大壯初九壯

于趾征凶有孚者剛處下而壯于進則凶剛難於
有容下非宜逞之位君子仗其直方不量力而輕
動自古至今未有全其後者也而九三之亂小人
用壯者怨小人也君子用罔者罪君子也君子常
舉趾高心不固卑視一切而藐之此其短也貞厲
者雖正亦厲君子之所恃以無害者正耳雖正亦
厲則正不足恃耳夫之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
咎與大壯初九同一義居下任剛無適不窮也九
三壯于頄有凶壯見於面則凶矣君子疎而淺情
有所拂輒見於面而小人或不堪或因以豫備數

數而致凶也卦之四陽而大壯五陽而夫其於世則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時而易猶懼於君子之猛很不曰凶則曰厲曰咎無吉祥焉垂戒反復其諄詳也若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時雖柔聲愉色猶懼不免而况猛很乎余之贈盛際者以此而已嗚呼儒者愛其死以有待也盛際豈不思乎

說詩學易真實體認

送王築夫之河間序

進士李屺瞻授河間推官以孫豹人爲紹介致辭吾友王築夫而延之幕下築夫年五十有六狼狽失意而有此役築夫之窮可知也以築夫之才而圖仕宦上之擢高科備侍從下亦貢於鄉校而作郡縣長貳矣乃棄如唾洩而僕僕於屺瞻不憚煩甚矣築夫之窮也雖然學古懷道務有以及民不_得施諸事必求見諸言言行而其事在人猶在已也河間距京師數百里屺瞻君子推官刑官以君子而於京師數百里之內爲刑官築夫朝夕

論說而斷之以經佐之以史。余見河間之無寃民矣。今天下大獄繁興。他日有自河間來者。道岷瞻之訊。鞠多所平反。余知岷瞻之德被於民。而築夫之言用於岷瞻也。余告築夫者。惟揣時度勢。毋泥古母病今而已。余既與築夫善。而又爲岷瞻所知。於其別。因以屬之。

言簡而當

贈張孚聰序

後更字天民

君子疾名不稱。嗚呼！士稿項黃馘。老沒委巷。而善聲不著於天下。傳於後世。譬諸物。猶羊彘狐鼠也。開闢以來。羊彘狐鼠羣焉。生死者。不知其幾萬億矣。今之人。同謂之羊彘狐鼠而已。不辨其爲何代。何地。其物爲某也。士遊庠序。談禮樂。而錄錄無奇。天下後世。不呼其姓字。別其州里。頌其盛美。浮沉起滅。生且死於六合之間。何以異於是。雖然。師曠扁鵲。養叔公輸。皆以一技顯於千百年之遠。而莽操之篡。杞檜之姦。亦謹呶人口。五尺童稚。皆能說。

之君子固疾名之不稱矣又豈可以不慎擇所從而但名之云乎東漢之衰李膺杜密夏馥范滂等篤志厲氣好正惡邪見推當時當時亦慕之至被其容接以為榮甚者椹質無畏而欲捐命以與之齒諸君子之名炳炳烺烺何如乎周程張朱譽盈海隅而廟祀久長豈其腐壞而名不稱者而動必庸言必和平於孔氏庶幾矣東漢諸君子品覈公卿裁量執政姪直之意視周程張朱則有差焉然而先儒終取之者以其忠節高於唐宋而綱紀恃以不墜也自俗之重文藝而輕行誼始多剽竊

經史以要名足跡所至奔走投刺士之儂薄者咸附而樂助之交通郡縣顛倒邦治劫奪貨賂觸法禁喪廉耻反不及閭里無聞之徒而其人自視不啻王侯之尊嗚呼教化頹敗未有如斯之極者乃東漢君子之所訕詈而羞惡者也師曠扁鵲養叔公輸雖小技乎猶一手一足之烈也至今且崇尚之而永享其利矣是安能與之並哉蓋莽操杞檜之謹呶人口者耳雖人面而任冠帶無異於羊彘狐鼠也非特立之豪傑砥礪行誼輕抑文藝惡能成名六合乎吾友張孚聰性剛隋閉戶讀書不妄

交結燕閒論議薦紳之賢者權笑喜形於色心願學之語及鬪茸而富貴未嘗不髮指眦裂也其居喪講於古制父母病衣不解帶者數十夜晝則禱神求醫無所不至吁若吾乎聰敦本務實其東漢諸君子之匹儔邪惜乎其未知名而一鄉一國之外能識之者少也今余有益於乎聰者孔氏之道進德修業直內方外由心及身而溫溫如玉墮然處順誠有所謂澄之不清滄之不濁者宜其光於遐邇昭於簡冊也周程張朱乎聰上而求之李杜夏范諸君子姑舍是也

左傳分國紀事本末序

左傳分國紀事本末二十二卷武林孫匡儀編集余嘗欲撰次是書而不果喜匡儀之獲我心既讀而序曰天下雖甚難讀之書必有術以讀之自二帝三王以來篇帙萬億其間墮亂繁雜困人覩記者多矣而君子好奇愛博無畏於其難雖上林太玄及老佛諸書猶時觀而樂道况古今否泰得失之所存焉者乎視其所以爲吾難而用吾所長以制之則警敏之士矻矻竟日者可安坐致焉亦未嘗不易也左傳號爲難讀匡儀謂其書年經國緯

端緒紛出雖首尾貫通然諸國錯見覽者眩焉信乎其然矣孔子修春秋紀以魯之年而宋齊鄭衛諸國與魯同繫於其間一年而諸國會盟侵伐爭奪弑殺之匪一其反覆變易成敗利害之應近者二三年遠者一二十年而管仲子產叔向子家子之流嘉謀嘉猷亦寓於中左傳釋經因之故人之讀左傳也曉其卒而忘其初理之此而殺之彼紊擾乖隔不合不穿章句誦習所以不能無恨也宋建安袁樞創爲通鑑紀事本末匡儀倣其法而爲是書其編集雖有疎畧而用心頗勤凡諸侯建邦

啓宇各私其土各子其民而禮樂刑政皆得專爲之匡儀旣分之以國而又使其散列二三年與一二十年者碁布星羅義文相屬國之大故與公卿大夫言論功績比物醜類或一事而各爲源委或一人而自爲後先令讀其書舉目而賢否高下禍福興亾具覩焉學者原始要終左氏之書燦然明白矣又何端緒之紛患於其不可讀也哉匡儀是書雖因通鑑紀事本末之例而有補於左氏非淺鮮也且春秋孔子之所筆削也褒貶予奪之義在焉儒生拘牽迷惑蹤跡曖昧而未闕厥指豈少乎

左傳文鈔卷之四
七
匡儀授天下以讀左傳之術則左傳之所載如數
計燭照矣因而進求於孔子褒貶予奪之義春秋
重賴之則所以讀春秋者亦無過於此非獨有補
左氏而已也

可為讀書法

艾陵文鈔卷之四

艾陵文鈔卷之五

涇陽雷士俊伯籲著

江都汪懋麟蛟門評

序

虞註杜工部七言律詩序

杜子美七言律詩一百五十一首元奎章閣侍書
學士虞集所訂也集既訂其詩若干首而別為紀
行述懷懷古及將相宮殿諸目凡三十二而詩各
以類附又從而為之註江陰朱熊鏤版以廣其傳
余於市肆得此讀而悅焉既卒讀乃序之曰詩言

志人有喜怒哀懼愛惡之情而發爲話語溢爲嗟
歎世之工文者以其話語嗟歎而形於詠歌人之
情於是稍釋矣非詩之能釋人之情也情之鬱鬱
者必得詩以道其隱告諸天下後世以爲吾之情
於是釋也詩三百置其雅頌敷陳祖功宗德國
風男女相戲謔者其忠臣孝子貞婦良友之愉快
慟悼憂畏與夫褒揚詈譏余不知作者彼時情之
所至何如而士君子讀於千百年之後猶動其喜
怒哀懼愛惡而不能已者詩人之志切而其詩之
言者曲盡也國家以詩造士而朱傳著於功令余

見山水日星草木禽魚皆詳其名象而章句斷絕
之際續說補義使上下相屬作者深微之理亦見
焉後生小子雖無師傅提命而坐得於三百篇之
概者朱傳之功爲多也唐之詩人盛稱子美而子
美七言律詩尤人所熟誦而爭効之者其渾雄富
麗陶冶百氏豈待論乎而子美之忘身圖君樂善
疾姦以至一家骨肉四海交遊合離死生歡笑悲
泣咸於詩寓之長考繁徵蹟貫穿相由子美之
幽隱人不能曉者時亦爲之發明雖有不當而其
當者已多矣子美之詩得三百篇之意而集之註

艾彥文金卷五 二
七言律猶朱子之傳三百篇也今覽於其書而音
節神思具可見矣余觀集嘗議學校又嘗論海田
古今利害較然不易可施諸政其構書舍爲二室
也左書陶淵明詩而題曰陶菴右書邵堯夫詩而
題曰邵菴此其氣豈不偉哉而從事於杜詩者又
如此嗚呼集之才行巍立當世之上不恃此以顯
而於此亦可以見集之深於詩而開誨後學無窮
也崇禎十三年春二月某日涇陽雷士俊序
以虞之註杜比于朱之註詩推尊至矣

正蒙紀要序

余嘗嘆古之君子班朝治軍蒞官行法動適機宜
而服人之心彼何以至此因求其故古之君子喜
覽於書唐虞夏商而後賢公名卿之事迹心記而
心道之時施於政其效可見矣今天下盜賊擾亂
所過殘破強臣虎視持兩端以觀望覩在位諸君
子之論議與其所以措置之者其史學可從而知
也正蒙紀要吾友張手聰撰乎聰舉史之大剛句
修字飾倣諸銘贊之體以訓於蒙士而詳畧輕重
皆有義存取易蒙以養正之意名曰正蒙紀要梁

子奇鑿版以廣其傳於世嗚呼此非啻正蒙之書也書僅千餘言上自羲農下逮今茲嘉謀善績盡見於篇士之博聞強識者平生馳騁歷代百千卷間居持此吟咏由繹笑談而全史備具可無病於遺忘矣後生小子童而誦之長而各求其事之始終與其所以然之說如數往焉史學之興未必不繇此也史學興而班朝治軍蒞官行法庶幾卓爾如古君子者跂予望之也故曰此非啻正蒙之書也乎聰爲文力踐韓歐之成矩而折中於陽明良知之指戲謔之餘又編纂諸史刪繁歸簡非貫通而能若是乎乎聰患世不用耳覩乎聰之盡力於史學者如此則其馭人立政而爲世之所難爲者可從而知也崇禎十七年正月某日涇陽雷士俊序

施愚山觀海集序

觀海集施子愚山提學山東撰詩二百一十有三
篇文十有三篇詩之出入唐之初盛而新裁獨得
具存世頗有知之者文則世之知之者少余不可
不辨說以表其隱也愚山之文魁梧怪奇本於韓
柳二家而余蔽之以二言曰構意高措辭古唐虞
三代經傳備矣天德王道外內畢張而爾雅深厚
非後世作者之所能及嬴秦而降文士輩與其上
者亦於堯舜禹湯以來相傳之指有所闡發又邪
術弊政折中至理以告承學而操筆屬藁亦揣摩

此等語究
生若自負
然集甲多
見庸奄

尚書禮記周禮儀禮左傳國語庶幾唐虞三代之
遺文此豈不構意高措辭古乎今之博聞強識者
所製疏議碑銘多至克棟宇然其於唐宋大家之
著立廳爲涉獵未能窮朝夕通老少而詠玩鮮矣
况其進焉者邪則累牘連編皆瑣細虛華無用罕
有逮於世之開物成務者而其字句亦自己而爲
之高近俚俗卑雜濃艷矣余是以於愚山特有取
也愚山提學道題名記章丘學記厭薄八股忸怩
難之而以敦倫講藝爲先以化民易俗爲重夫八
股功令之所載上下尊如河圖洛書者也而愚山

職考試矯枉如此至於鐵兵部平都督之忠李滄
溟之才抑揚予奪有法而反復嗟嘆吞吐中節一
何盛哉其誌禹廟與趵突泉來鶴橋者生創整鍊
陳腐務去遠跨夏殷矣觀海集十三篇大抵然也
其尤者舉之余故謂愚山之文構意高措辭古也
或以爲愚山之文旣本韓柳矣區區構意高措辭
古不足以云也夫文莫隆於西漢西漢首推司馬
子長班孟堅病其是非繆於聖人論大道先黃老
而後六經序遊俠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崇執
利而羞賤貧由此言之是意有不高也蘇明允惜

其淳健簡直足稱一家而裂取六經傳記以破碎汨亂其體由此言之是辭有不古也構意高措辭古子長猶未之盡也嗚呼觀海集文纔十有三篇而構意高措辭古余辨說不置文之所貴者工耳惡在於多哉順治辛丑春正月艾陵居士雷士俊序

立言有體後一折尤自醒豁

庸菴

宗鶴問山響集序

余論詩每謂詩當有詩人之意今持筆而咏者人有其指豈可稱詩而余所謂詩人之意詩三百之嘽諧澹泊發乎性情準乎義理者也古之豪傑不苟於富貴尹氏傾險頗僻居大師而秉國成至於天怒民怨而恬不爲怪也家父以節南山刺之幾於訕詈至今誦其篇猶切齒焉而衛之賢者思西方美人不得乃沉淪伶官夫僕僕碩人左籥右翟以承錫爵之寵而氣揚神怡不勝侈張者簡兮嘲譽百氏而下咸嘉其趣操矣人之好賢固天授非

人爲也杖杜蒹葭白駒隰桑其於賢者涉風波犯險阻而往從不憚旣見而樂留之恐其去慙慙綢繆雖昆弟之戚無以加者而記但曰好賢如緇衣何居其餘忠臣孝子征夫怨婦之所吟與文子文孫歌頌祖宗功德以薦諸清廟者可推而得也知此者謂之知詩能此者謂之能詩今五尺之童皆爭作詩然比物醜類致寫於煙雲禽魚而闡思宮詞流爲滯僻詼笑嫚戲失爲俳倡者有之格調雖高去詩人之意遠矣吾友宗鶴問工舉業知名一時年未四十歲貢於卿蹇然告余幸勿言也簡兮

之賢苟遇西方美人亦周召之亞匹也而廁伶官

鶴問之文學足以擢科第爲公卿而以歲例貢

京師彼稍有知者當不如是尊榮自喜誇示於人鶴問深欲藏匿惡人

言之其迹雖殊其心則一也而鶴問近正矣辛卯

壬辰之際余與江都葉博之辟地郡治東北之橋

墅時鶴問在焉鶴問與博之及余朝夕飲酒分韻

唱和後余攜家人城鶴問尋歸興化李平子李艾

山自興化至鶴問又與余從之遊余迂拙何足算

而博之平子艾山三人者今之隱君子也人之見

之者望望然去耳而鶴問獨密結分好雖所云中

心之好未有能過者也嗚呼簡兮緇衣杖杜蒹葭
白駒隰桑鶴問身有其質矣而出入於漢魏上下
於唐之初盛豈有不方軌三百者邪雖然鶴問通
才諸體悉備所以抒其胸臆者不獨貧賤肆志之
語懷友求助之音也山響集古律凡若干首以余
說繹之則思過半矣今夫士惟患仕宦不至宰相
耳天下哂之後世罵之彼不顧也自聲氣之道行
士始不以讀書爲務而以交內爲急終日踵門投
刺宴會相徵召其人類皆逐炎附熱之徒而端人
遠矣乃呶呶談詩不絕口而余獨論於鶴問之詩

序者如此順治庚子夏六月某日艾陵居士雷士俊

頌中有規

談青令滁遊詩序

滁遊詩吾友談青令考貢於滁州而紀其征行及諸唱和之作也士之窮達得喪命也命授於天其取精挹美多寡有分遲速有期皆已豫定緣以成事舉而措之耳雖強有力者朝夕孳孳老至不知無益於故終亦止於其豫定者天啓七年青令與余方少入郡學後三年崇禎三年青令已見器重於督學李侍御而餼之其明年侍御又擢以爲郡士首當是時青令同郡士角技無能居其上者而青令又陶冶秦漢唐宋而爲舉業籍籍遠近所推

青令壯銳自謂鄉會高第計日可獲余亦度青令
屈抑庠序不久而青令數試應天卒無所就始終
二十六年中經二代歷九科乃貢於學膺 國家
之榮豈可云非命乎人謂青令之才厄於明經將
快快焉其心不快而青令見余色喜無異於人之
掇鄉會高第者青令可謂知命君子矣滁州去江
都三四百里往來不踰月而青令於其閒暇作爲
古律詩十八首滁天下之名勝也方其步龍興寺
登醉翁亭撫今追昔感慨繫之而思母懷歸亦見
於辭有南陔白華遺意焉今對策殿陛遨遊 京

師其顧瞻山河闕覽城闕咏詩見志不獨南陔白
華之篇也順治七年孟春旣望涇陽雷士俊序
結遠

三子惜別詩序

甲申秋余辟地興化日與平子艾山高談偉論上下古今非一朝夕也後余去茲五遷歷時六年而平子艾山纔一二見癸巳之春余將葬先考妣持誌文至興化求平子書因省艾山三人情好如故然余一歲有三年之喪二纍纍衰憊幾同槁木而平子豪雄艾山閒遠氣志如昔對之輒慨嘆也語言旣傾詩以識別各賦一章俾余題其首三月哉生明雷士俊題于興化僧舍

感時惜別無限低徊

文錄一集序

余性不喜制科之文而樂周秦及漢唐宋君子之所論著夫制科之文士無賢愚莫不心專而口樂道之且學者求祿利之途在焉上則爲卿相下亦不失爲守令而獨以余性之不喜視之鬱鬱不能終日去之惟恐其遲也而周秦及漢唐宋君子之所論著今一鄉一國士之通其首尾而接於目者少矣若反復諷誦而得其所以出言修辭與當時寄託微指天下幾人乎故其抑揚短長之節憂愁歡欣怨怒之意可自喻以悅其心而已舉以告人

罕有知者兼之功令之所不及而士之沉潛古學
雖其持簡操筆追馬班而並韓歐無望於富貴也
猶不得與苟且掇拾者比材絜藝矣然余之性樂
此雖珍寶美麗莫之能易故終日閉戶觀玩於古
之作者忘其身之老而窮困也辛巳夏余於平生
閱歷之書心偶念至每從而鈔之踰秋逮冬繕寫
漸多凡四十篇乃畧以其類而編次分上下二卷
以爲一集名曰文錄後之鈔者成帙輒編次如前
兀兀窮年死而後已矣嗚呼余之樂在焉豈以人
之罕知與功令之所不及而棄之又余數奇志屈
而釋憤忘悶未必無取也崇禎十五年夏五月涇
陽雷士俊序

艾陵爲文得力處在此

文錄二集序

余自十五年夏五月至今年之五月所鈔古今文
凡一百五十有一篇蓋左傳國語戰國策史記漢
書後漢書五代史莊子荀子孫子與漢唐宋及明
文集而入以尚書禮記周禮去年秋時逢鄉試余
旣疲力殫氣拮据於干祿先是錄科擯棄不收溽
暑乃渡江而南叫呼就試以圖一當中又喪妻葬
祭之煩哭泣之哀顛頓狼狽未遑也故積日
歷歲所鈔纔一百五十有一篇云乃分編五卷余
稽晚周而後之文選莫有以經入者也間見好事

者取檀弓考工而拔其尤以雜次於疏議誌辨而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爾雅禮記檀弓周禮考工而外他繁重之篇則無口吟手披與文一視者經之入文選自余始而余之所錄又始於此故不得而不論也昔之聖賢學歸於道治己治人皆有要略之方正大之規朋友講習朝夕孜孜陶冶淬濯奮自刻厲底於粹純其政刑法度內盡情理外聳觀聽非季世隨俗就功者之比而左右簪筆以紀者又皆聖賢之徒盛德偉業咸其躬行熟悉卽所聞見而署之於簡詳密深厚使讀者坐而闕形上奧

眇之蘊名數節目創設之故巍巍煌煌乾坤爲昭矣厥後至道衰熄能文之士不絕於世周秦之際雄剛質直盛矣兩漢以降司馬遷班固韓愈柳宗元等焜耀繼起金聲玉振當時經營揣摹惟以修辭爲務而於堯舜禹湯所傳未嘗精思實踐故其是非頗或紕繆然貫穿馳騁有足多者千載之文宗之而周程張朱諸夫子生至道旣泯之餘慨然銳於興復搜求遺經表微闡幽而又述爲傳註以開示來茲然厭修辭之浮薄矯枉過甚經之斐然成章曷奕照人者亦未之究也頒之學校歛焉嚴

尊與文家殊倫矣夫晚周而後之所著非獨以澹麗顯也其談說仁義雖未臻孔孟之室足履門庭者有矣而好善惡惡安民治吏可與經相發者往往皆然也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通書曰美則愛愛則傳經所以垂久者其道既足尚亦有采藻之助焉天道性命之秘後世方諺俚語而詰也出爲王言訓誡臣鄰如綸如綍矣而歌咏薦告祖廟者八音克諧也其山川州邑官職器制民風物宜綱布維陳畫一可覩非後世文士之可逮也嗚呼近之儒者貴周程張朱則賤馬班韓柳固其志不

在小亦晚周而後之意指有遠遜於唐虞三代者故謀道者懷淺陋之心生厭侮之念也苟世之作者本唐虞三代治已治人之術而曲中旁通質有其文焉天下之士羣而諷之而考其淵源所自則至道賴之矣而又何病乎哉余將掇諸經與古今之文各以類編懼天下之罪我而以此爲經所由入之始故備論之見余非敢退儕經於晚周而後之所著乃欲世之作者進於唐虞三代也順治乙酉八月旣望涇陽雷士俊序

以經入文選真艾陵獨得

有德必有言然聖賢所尚不在文詞玩物喪志
有明訓矣是篇實先生畢生之志也而輕重本
末失之矣 庸菴

劉玉少雪懷二集序

人有動乎中必發諸聲詩撫事寓情之所爲也而
詩生於感亦復感人劉玉少雪懷二集成屬余序
之余讀玉少詩而歔歔嗟嘆不能已矣昔余與玉
少居相接也而家君素識玉少父耿邦先生往來
慇懃其後余妹又許嫁玉少從弟敬修然余未嘗
見玉少余之友於玉少由吾亡友鄭廷直已卯秋
廷直爲余言玉少乃締交通好當是時東南未見
兵甲戶足里給百姓和樂士旦暮誦習而廷直博
聞強識採周秦漢唐宋之英華而爲制舉之文雄

畧偉氣名滿江南北余亦方治舉業以求祿仕迂
誕疎濶深慕於韓歐蘇曾諸君子撰爲書序論議
誌記寢食揣摩左規右矩庶幾彼作者風指而玉
少年未二十時耿邗先生雖沒然劉氏三晉巨室
耿邗先生兄弟八人三舉於鄉徙居廣陵耿邗先
生尤輕財好客交遊徧海內玉少倣儻豪放坐不
安席輒狂躍大呼濡筆操紙旁若無人者玉少好
學不倦辭章涌進姓字誼傳人口廣陵士之在庠
序者必首推玉少公卿至其門恐後而廷直鬱鬱
不得志困阨流離死者已久余又以朽材弱質自

棄遠遯窮邨荒野日與農夫牧豎酣嬉卒歲思余
初友於玉少至今十有二年不獨日月易逝悼心
遲暮而盛衰不常亦可悲矣玉少詩和柔澹泊得
王孟之語意讀者所自知也先是已有雪懷初集
今所作古律諸體益多乃刻爲二集嗚呼方玉少
之慨然而賦也有目見耳聞而觸於其心者矣余
讀之而搔挽忉怛如此所謂詩生於感亦復感人
者也因述以著之篇讀玉少詩者觀余斯言其亦
有悲哀廢詩而嘆者哉順治庚寅秋九月九日涇
陽雷士俊序

似歐陽

直社分義序

直社興自申周良乙亥之春周良屬閔渭璜汪辰
初王築夫談青令鄭廷直張孚聰而爲文余以庸
材獲與其事是時諸子志偉氣雄余亦巖巖卑視
一世其相與論議皆有樹立不因循砥礪切劘以
進於古人之意而其大指則確守程朱之傳註以
達於孔孟中或有違者亦不甚遠也其年之秋得
彼此互可者近二百篇校讐成書後三年諸子窮
兀而愈奮辭章日進余於其間遭大故然哀思之
暇亦時勉於文也吾社之始爲文縱橫奔放者多

有而猶蹈於規矩庶幾先民之軌至是出入左馬韓歐雖孔孟之微言寓焉滋弘肆矣初直社之未興也余與諸子先有見社楊顥若其舊交也後益以顥若自子及寅歲月又久故文增於前乃鐫爲二集嗚呼盛哉廷直以卷帙繁重自編其文首尾一家言青令周良繼之余因錄次先後集凡三十二篇使知我者可獨於其文以觀其學之所至也
已卯秋雷士俊序
見一時人文之盛

近試卷序

今上卽位之初余年十七始入郡學三年拔於提學得與鄉試自是以來不爲大君子所鄙每試輒高等十年執母喪十二年夏免喪時科試已畢提學方聚諸生而錄其所遺余往赴之不遇踰年歲試又不遇余小試而困自此起矣乃合不遇之試卷梓之而序曰余遊於庠校者十有三年科歲之試七遺才之試一其中所遭提學五人而中心悅以爲知我惓惓不怠莫有如是役者也今有玉於此瑕瑜皆具人於其玉之美與所以爲不世出之

珍知道之而昧於疵類見瑜不見瑕猶可謂之知
玉乎余素好書吟咏於古人之篇未嘗一日暫廢
然質鈍性拙力不稱志五經之章句粗誦習矣而
觝滯昏耄前後迷失不能熟識以觀先聖之蘊奧
左傳國語國策史記漢書下及唐宋韓柳歐蘇王
曾諸人之所著雖涉其流而摭其華終不獲彼制
義選言之妙以施之於論議范曄而降史官之紀
載治亂興亾之故存焉余曉其大略而未精詳也
學庸語孟與周程張朱之指微乎難喻未暇講求
矣此余之赧赧自愧而每試驚愕不敢與多士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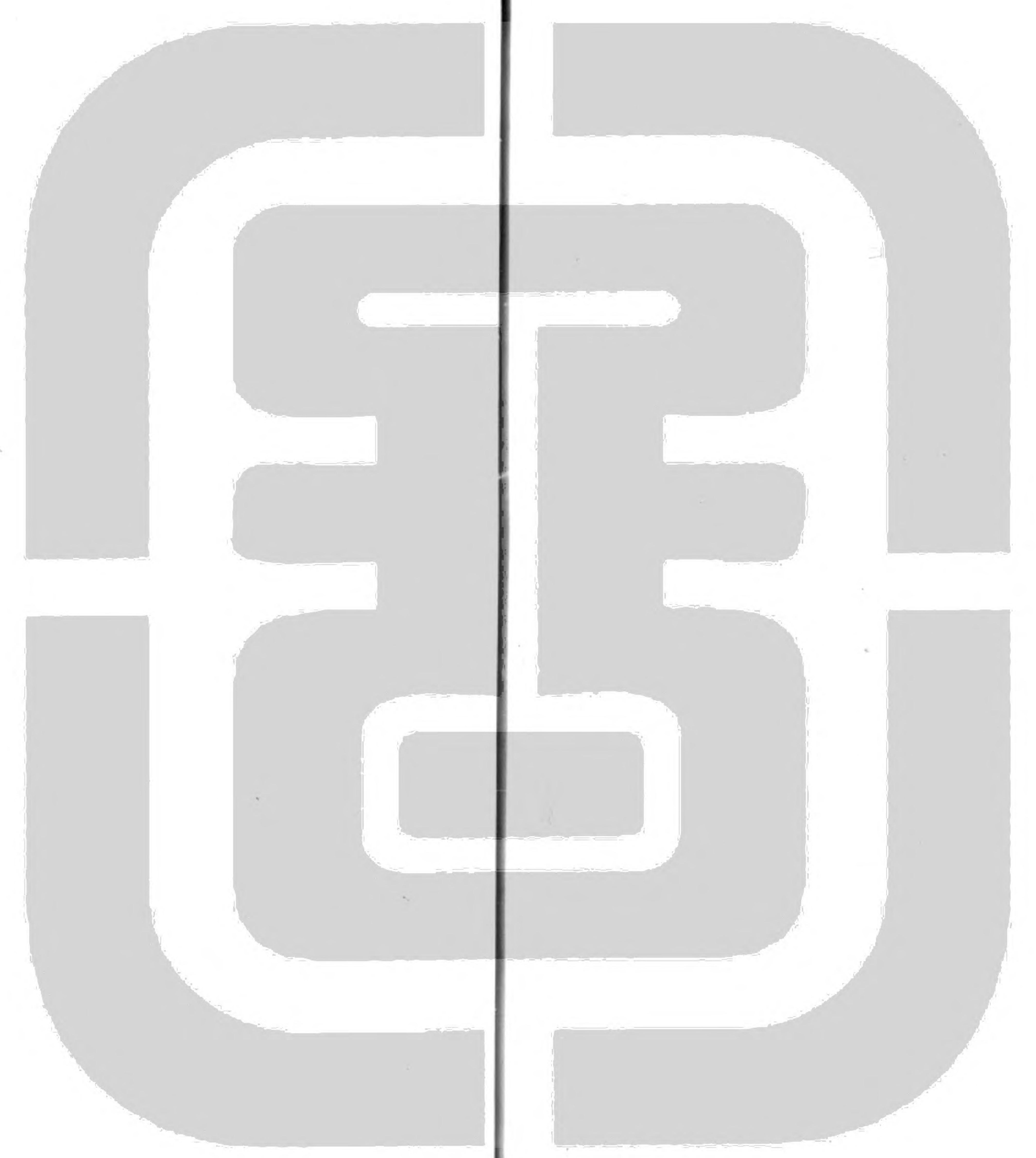
今二試而二挫非知我之盡者烏能深窺至隱而
服其心所以惓惓不怠也雖然斯文之盛莫盛於
廣陵乎余將勉之矣以余之技藝生於窮鄉僻邑
當必有所向無敵者而廣陵斯文爲海內之冠遺
才試十取其一二而余擯棄至於歲試郡學諸生
疾病事故而外占籍者七百人而廷直青令其英
風浩氣余每歎以爲絕少至與同試者稽其優劣
而定其次第十九人而及廷直矣三十人而及青
令矣若周良式如渭璜皆嚶嚶道古眇乎卑焉余
則斲於四百人之後余生而迂疎然自期亦非庸

駑今廣陵有十八人者遠勝於廷直有二十九人者遠勝於青令而較長絜短周良式如涓璜蓋又不乏余則遜者四百人余之技藝所謂車載而斗量也漢宣帝圖畫名臣麒麟閣始於博陸終以子卿或謂子卿之節外國所畏慕故抑之以顯漢室人才之盛吁子卿忠介凜然無與比明屈以相矜張若余之後多士則當於其實矣斯文之盛莫盛於廣陵乎余將勉之矣試卷具在觀者見余一日之知當必有爲余感泣者又余之文亦脫離流俗而退處無所表異不必讀廣陵多士之文而其盛可因以思焉庶幾余梓此試卷之意也哉

怨而不怒

文陽文金卷五

三



書